

山西王學府（上）

王家鴻

提筆寫這篇自述時，首先記取小時候所讀唐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七絕詩：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當時欣賞這首詩，只覺得它通俗易解，容易上口，由於年幼，並無任何感慨，到今日快一個世紀，流離轉徙，滿眼滄桑，無家可歸的時候，回想賀知章的名句，實在不知何年何月，可以領略到這四句詩的情趣。

大抵昔人於流離轉徙之餘，都免不了還鄉的癡望。庾信的《哀江南賦》，有一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兩句話；杜甫有「生還今日事，聞道暫時人。」兩句沉着悲壯的詩。所以我寫自述時，便把賀知章的詩句，當作我餘年的希望。

風雨如晦生於憂患

我出生於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生肖屬猴。生日爲八月十日，出生年合公曆爲一八九六年。當時尚無身分證制度。民國十七年于役德國，護照上出生年月應寫公元，手中無曆書對照，僅據估計寫爲公元一九〇〇年，而出生月日仍填陰曆。以後之博士文憑、銓敍文件及到臺灣之戶口證件均沿用此一年月，事實上年輕了三歲，幸有王氏庚申宗譜可證。

予之出生，可說是與憂患俱來。出生的前一年爲甲午之戰（一八九五）。出生之第二年丁酉（一八九七）租借膠州灣予德。第三年戊戌（一八九八）爲戊戌變法。第五年庚子（一九〇〇）

爲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之入侵。第六年辛丑（一九〇一）有喪權辱國之辛丑和約。詩經：「我生之後，罹此百憂。」梁啟超三十自述詩：「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同一感想。予之生日

前後，除與邦國大事有重要關係外，對於吾鄉光緒二十二年水災，亦適逢其會。先妣傅太夫人分娩前兩月，里中濱大河東岸，因山洪暴發，田廬淹沒，人畜罹刦無算，先妣臨產前獨操井臼，幸免於難。每與我言及此事，不覺淚下。因憶及陸放翁生日詩序：「予生淮上，是日平旦，大風雨駭人，及余墮地，雨乃止。」句云：「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沒蛟龍浪入船。白首功名無尺寸。茅簷還聽雨聲眠。」詩人遭際，彷彿似之。附記於此。以嘗持曲。

太原江左家族播遷

我本王謝故家，因時運代謝，喪亂頻仍，遙遙華胄，早已變成尋常百姓。吾族本爲太原王氏，遙華胄，早已變成尋常百姓。吾族本爲太原王氏，爲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太子英年輔政，當時因穀西鄉試，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進士，初任番禺知縣，行取爲戶部主事，陞員外，轉郎中。卒於官

直諫觸怒父王，貶爲平民，徙居太原，鄉人仍稱爲王家，乃以王爲姓，尊太子晉爲繫始祖。子孫散居太原（山西）、鄆鄖（山東）、江左（南京）、八閩（福建）等地，世所謂太原王氏也。太原王氏，分支爲鄆鄖王氏、江左王氏、贛湘王氏。吾

族於宋乾道年間，由江西豐城縣，瓦西壩，白鬼王版沖遷至湖北羅田，子孫散居於縣東北之多雲鄉之天河岸，東安河、尤河、烏鵲林一帶。遷羅田始祖爲友直公。始祖祠（二稱遷祖祠）在吾里東之雙河口，憶祖祠之楹聯上有聯云：「皇宋衣冠乾道戶。」由此可證吾族係於宋高宗乾道年間由江西移民至羅田。

吾之遷祖友直公生三子：天才公、天富公、天佑公是爲三大房。予系出天才公房，世居鳥鵲林，大河岸，湯河一帶。天才公祖祠在大學旁。宋南渡後至明清之交，人文蔚起，五世有二十一位魁（舉人）。舊制，鄉試中試者，於所屬祠門前樹立兩三丈高的槐桺一對，爲榮譽標誌，童

年參加大學旁祠冬十月祀典，此四十餘榮譽槐桺

林立，實爲極有趣之回憶。大陸變色後，大學旁

祠址變爲附近農田之蓄水庫，令人感慨繫之。予遷羅田十世祖諱王澄，字克清，中明孝宗弘治辛酉鄉試，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進士，初任番禺知縣，行取爲戶部主事，陞員外，轉郎中。卒於官

(上) 府學至玷壇由

祠墓均與遷祖祠相鄰。伯父桐琴公撰聯云：

與遷祖，結都宮，百世青箱兩郎第。

拱墓門，為寢室，四山紅葉一官祠。

予之高曾祖諱蓋英，字楚雄，號遠峯，係武學生員，以辦團練功加衛千總銜。予童年獲覩其懸腕

書七十自壽詩云：

此生未了詩書債。抱歟而今七十年。

垂老尚誇腰脚健。克家還望子孫賢。

介眉春酒許無算。轉眼秋風齊着鞭。

留爾詩箋占爾志。他時笑問汝言然。

予之高曾祖有五子，予之曾祖諱枝珍，字儒卿，鄉試五薦房荐未售，乃棄儒業醫，有聲於鄉，所立醫案手稿甚多，惜未梓行世。先祖近香公，先考源舫公均以醫世其家。儒卿公下世時，邑名士挽詞云：

肘後留方公不死。

眼前多病國誰醫。

高曾祖第四子，諱技珩，官名子聯，號叔白，以歲貢生選充興國州訓導及漢陽府學訓導。當時承乾嘉文風鼎盛之餘，以詩書畫藻繪吾鄉。其詠菊詩云：

繞徑種秋菊。惟容冷眼看。淡方能耐久。清極不知寒。如我辭官易。知君入世難。翻疑彭澤令。五斗後休官。

此詩純用白描手法，着意甚高，恰與菊花相稱。此外有自題秋水懷人圖寄葉笑春云：

伊人家住蓼花灣。樹色迷離渺靄間。昨夜夢魂飛到處。一泓秋水一痕山。

此畫係橫幅，遠山一抹，秋水一方，蓼花數枝，畫如其詩，均有神韵。公之山水畫，均洋洋巨幅，着墨渾厚，似八大山人筆法。余家藏有公所繪九華圖、霖雨蒼生圖、雪水崖圖、圓明園扇頁，皆遊踪所至，隨筆寫生。大陸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不知其命運如何。

我的始祖下分三房：天才公、天富公、天佑公。天富公房人文到晚清放一異彩，此系出色人物以茂孤（遷羅田第二十三世）季香公（諱葆心，晚號晦堂）及佑祺公（諱楚喬）為代表。兩公世居東安河之古樓冲，為同堂兄弟。科名亦相伯仲。季香公以優貢中癸卯科鄉試第三名舉人，佑祺公以拔貢中壬寅併科舉人。季香公著述等身。

名滿天下。所著古文辭通義，輯黃四十八卷紀事，均由臺灣中華書局影印。湖北通志條議，由中央圖書編纂委員會重印。公晚年鉅著，方志學發微，尚未付印而大陸變色，不知此宏篇鉅製，散失何處。佑祺公長於論著，為文氣勢磅礴，如陳同甫一流人物。予少日最喜讀其作品，惜其無著作流傳。公於晚清應經濟特科試，會試第三名進士，殿試獲點主事，分發外務部，未到職，改任漢口商業學堂堂長。北洋軍閥時期回里主持縣學教育，齊志以歿，惜也。

予之出生地為湖北省黃州府羅田縣，羅田位於鄂、豫、皖三省邊區，全境十分之八為山嶺地帶，主峯名天堂寨。最高者名三省壠，里諺稱「一脚踏三省」。羅田山脈屬大巴山，巴水西流入長江，故羅田一名義川。人口約二十餘萬。雖縣巖邑，歷史上出了不少特殊人物。王韶在宋朝曾入相，上平戎三策，封燕國公，其故居在吾里河西之觀音寺。該寺即公所施捨，風景甚佳。寺旁為公之祠宇。

除上述燕國公王韶外，依時代次序，便要提到元末的徐壽輝。通鑑載：羅田人徐真，一名壽輝，以妖術聚衆反。以紅巾為號，陷蕲水、黃州，以蕲水為國都，國號天完，僭稱帝。旋陷漢陽、興國、江州諸郡。又分兵攻陷岳州、房州、歸州等地。徐稱帝十餘年，為其部將陳友諒所弑，自稱漢王。鄱陽湖之戰，陳之勢力全被朱元璋所消滅。徐壽輝故居在吾里之多雲鄉。明代所編羅田縣志稱該鄉為草寇鄉。成敗論英雄，彌覺可笑。

至於羅田科甲出身人士，則以清代中葉以後為最盛。如潘頤福（芝堂）太史家門首有祖孫叔姪舉人匾額，陳鏞、陳錦兩太史家有兄弟翰林，兄弟御史匾額，姚晉圻太史之弟晉挺亦獲欽點主事榮銜。王皆裕、王皆陞以同房兄弟中鄉試第三十六名及第三十七名舉人，王葆心（季香）、王楚喬（佑祺）以同堂兄弟，先後鄉試及第。他如周錫恩（伯晉）太史以詞章名世，先後充陝西、浙江大主考，有傳魯堂集問世。周祺（君淑）以內閣中書及駢文名世，詩宗溫李，惜身後無人整理其遺著。周從煊（念衣）以名孝廉主持教育，有象谿詩文集行世。石遺詩話及近代詩鈔均甚為推崇。陳瑞球（九香）拔萃，詩宗白蘇，有食古研齋詩行世。予所耳聞目覩鄉先輩之流風餘韻，僅此而已。

黃州山水幾許人物

參加辛亥武昌起義之傑出人物爲張振武將軍

一、鳳山春曉（縣署所在地）

幼學時期新舊過渡

余生於過渡時期，上承科舉制度之頹風，下接變法圖強之新運。余常說，我所受的是雙軌教育，一方面在學校讀小學白話課本，一方面在家

熟讀四書五經、古文詩詞。當時對於兒童心理與身體發育，全未注意。

余四歲入私塾開始認方塊字，接着讀「地球

詩言」及「史鑑節要」。

我的蒙師名黃孔殷，號筱珊。他是我伯父桐琴公的學生，家貧付不出學費，我伯父免費教他，他考了秀才，很嚴肅，稍不遂意，便免不了夏楚之苦。小時很想逃學，但逃回家，又送回學校受罰，不像今日有幼稚園可以悠哉遊哉，安享兒童幸福。六歲進入伯父主辦之初級小學，一面採用新式課本，一面照舊式教學進度，講讀四書五經、詩、古文辭，到了十二歲，四書五經已經讀畢。並於課餘看完「壬寅新民叢報」。曾試考本縣官立之義川高等小學，當時科舉初廢，有不少沒有考上秀才的逾齡考生參加學校考試。入學

猶是帝制時代莊嚴肅穆氣概。我年十二歲，享受幼童待遇，名曰提堂，在學校文明堂應試。題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義。」（義是當時一種文體）當時作文規矩至少須滿三百字爲完卷。我

對於這種經義試題，一氣呵成，掩着試卷，不敢立即交卷，坐在考場，東張西望。我的族叔王楚喬以掌長身分監考，見我滿不在意的情態，便厲聲責我。我答應：「我已完卷。」他說：「你何不捨

二、老塔唐梅（老塔山寺有唐代古梅）

三、普陀柳岸（普陀菴外柳岸）

四、淘金夜月（淘金寺玩月）

五、王道漢松（王道山有漢代古松）

六、多雲樵唱（多雲鄉山歌）

七、龍井甘霖（白龍井，在縣城）

以上關於鄉里之回憶，僅限於風景與人物，至如本人里居之大河岸鎮更令人夢寐難忘。獨憶余八旬生日，梅川吳兆貴先生繪柳岸春回圖爲壽，余有題此圖詩及序文，爰附錄於後云：

吾家世居羅田之大河岸鎮。里人集市而居，市旁頗具溪山之勝，兼有良田美池，田外有堤，柳岸竹林，交錯其上，里人春聯云：「曾作鄉村曾作市，半爲生意半爲家。」描繪吾鄉生活，極爲真實。柳耆卿之「楊柳岸，曉風殘月。」便爲余兒時柳邊放歌之口頭禪也。河西岸亦饒丘壑之勝，隔岸有古寺，名問津庵，庵東爲大土閣，某名士集句聯云：「大河前橫，誕登彼岸。慈航普渡，遙指迷津。」寫情寫景，天衣無縫。余於民國十六年離鄉，二十六年奔母喪回里，此後卽流離轉徙，長別家山矣。梅川吳老精繪事，值余八旬，以此圖爲壽。爰賦長句謝之：

一別家園四十年，旅魂常繞大河灣。
多君矯矯生花筆，爲畫青青故國山。
高臥不辭閒裏讀，遠遊只合夢中還。
股文章，爲得不忘故土，把它列在下面：

長房縮地公今會，置我蒼巖野寺間。

以上二聯，可覘余氏在戲劇界之地位。至於余叔岩的大名更不用提了。

羅田風物，在縣志上雖然列有八景，亦是八股文章，爲得不忘故土，把它列在下面：

會戲余三勝。

能文匡一清。

清朝野史另有二聯云：

吳大嫖再住九天廟。

余三勝重興四喜班。

以上二聯，可覘余氏在戲劇界之地位。至於余叔

岩的大名更不用提了。

股文章，爲得不忘故土，把它列在下面：

一別家園四十年，旅魂常繞大河灣。
多君矯矯生花筆，爲畫青青故國山。
高臥不辭閒裏讀，遠遊只合夢中還。

股文章，爲得不忘故土，把它列在下面：

長房縮地公今會，置我蒼巖野寺間。

交頭卷」。余便將試卷交閱卷官時象晉，他是舉人，任羅田儒學正堂。他搶着我的卷看完，說：

「這個小學生很好，他的文章，像新民報筆墨。」我的點心是雙分。發榜後，我考取第十一名。本應辦理註冊手續。我的祖父母及雙親均不願我

遠離，乃留家鄉之初級小學，由伯父桐琴公講授經史詩文。次年伯父奉派辦理本鄉官立高等小學，不幸該校辦理兩年後，因費細停辦，乃與兄

嗣曾轉入離家二十五里之進士河王氏族立高等小

學，該校注重文史，國文老師張退菴，係一位名

秀才。余與吾兄行裝甫卸，即參加國文月考，試

題：「士先器識而後才藝論」。張師閱余文大為激

賞，給一百分，全學譁然，張老師到校以來，從

未給人百分者。自是頗招同學嫉妒，久之余亦無

特殊表現。國文分數始終在九十分上下。

舊制高小五年畢業，甲等稱廩生，乙等稱增

生，丙等稱附生，統稱秀才。余畢業恰逢辛亥革

命，秀才頭銜就此革掉了。

初出茅廬省立二中

辛亥革命時期，湖北各縣尙無中學，要想上進，須遠赴武昌。余家離武昌約三百里路。由大河岸鎮經羅田縣城，界河、圓陂、溢流沙、東路嘴、黃麻坳、官塘角、林坡湖至團風鎮，共陸行百二十里，均係土路。春秋兩季開學，冬夏兩季放假，對於青年學子而言，等於遠足旅行。同鄉赴武昌上學者，大都在中途相晤，談天說地，不覺寂寞。「鶴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昔人詩句，描寫行役諸

苦，我都領略到了。

行了一百二十里路達團風鎮，由該處乘小型輪船約水程百餘里到漢口，再轉輪船渡江，始達武昌。

民國二年鄂中省立中學，只有一中與二中，及甲種商業學校，伯兄考入甲種商校，余選擇考省立二中，校址在漢陽三塊嶺，與鸚武州鄰近。校長爲羅田名士周念衣（從煊）他曾任湖北文普中學堂長兼敎習。二中係新成立，教員多文普中學畢業，文史科水準甚高。新生分德、行、道、義四班，國文較慢者編入德字教室。事先舉行編級考試。國文老師爲了防止文抄公流弊，試題很特別。題目是「擬告同學注意國文書」限兩小時交卷。予童年讀過蘇軾上轉太尉書，注重養氣爲文之說，我做這個題目，根據這個理論，再就武漢風景來證明文章要得江山之助，又引證岳武穆滿江紅詞及文信國正氣歌，證明爲文養氣之必要。

。黃鵠鷗武，不見奮飛，晴川琴臺，已爲陳迹。此弔古之文所由作也。覽東西租界之雲連，睇英日夷人之雄傲，此志士之文所由作也。」老師見了我的卷子，大爲驚異，除給滿分外，並加評云：「養氣爲文，先哲早有定論，作者本是爲文，

淋漓盡致，聲光爛然，古人云：惟楚有材，誠不虛也。」

國文朱老師除富衆誇譽外，並將予的卷子送

校長室存閱，念衣師召見，格外垂青。師於清末，以宋詩蘇書受知於張南皮，長二中時，正整理舊作，予偶侍座右，輒以詩稿示知，詢予心得偶

有會心處，師亦莞爾。

省立二中在漢陽僅一年，遷至武昌水陸街原美術專科學校舊址上課，念衣師調長省立女中，自是予與詩學泰斗遙隔矣。第二中學繼任校長余維濤，曾任湖北陸軍特別小學校長，官氣十足，蒞校後，教職員及同學都不滿。某日同學李某戲坐校長黃包車爲樂，余校長見之光火，叱令罰跪，同學以學生體罰，有違教育法令，羣起至校長室質詢，彼更大打官腔，聲言將全體解散。同學大爲不平，搥毀校長室家具，彼一面呼警保駕，一面報請教育廳召開師生緊急會議。彼在大會報告學生有酗酒賭博情事。我曾仗義發言：「學生酗酒賭博，不聞校長緊急制裁，今因學生戲坐校長包車，便予以體罰，是校長包車重於學生德育訓練也。」校長語塞，恨予刺骨，將予名列爲滋事學生第十四名。後因教育廳只擬開除前三名，余氏將我的名字提高至第四名，主張此次事件應開除學生四名，恰好將余列入除名之內。當時之國文教員爲漢陽黃績宣（嗣文）先生爲予力爭無效，師乃憤而辭職，招予在其私寓居住，並保薦余以同等學力考入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肄業，不意經此一挫折，竟下此後留德及外交官之生涯。黃師真終身恩師也。

外語專校良師形像

此校爲官立，正式名稱爲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前身爲湖北方言學堂，分英、俄、德、法、日各語文班。教授大部分聘用以上五國專家。辛亥革命後該校停辦。時郭泰祺任黎副總統秘

(上) 府學至玷壇由

書，爲培植英語人才，於武昌長街中路高等小學舊址，設英文館，郭兼任館長，前方言學堂所聘外籍教員合同未滿者繼續在該館任教。後北京政府以該校體制不合，乃參考日本制改名爲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分英、法、德、日各系。由饒漢秘任校長。德文系由德籍格拉塞 Konrad Glazzer 爲主任教授。余考入德文附學班，屬該系第二屆。因爲當時歐戰發生，青島淪入日人手中，德人所辦之特別高等學堂文科學生轉入湖北外國語學校德文系繼續肄業，該班空額甚多。余獲錄取，並經北京教育部派員主持甄別考試，始獲准大專學生學籍。外語專校學制，英、法、日語文系四年畢業，德語系五年畢業。余由附學班改成正科，耽誤一年，變成六年畢業。該校除每週十六小時外語課外，另有國際法、經濟學、外國地理、國文各二學分，除國文外，均以外文講授。教師格拉塞先生，極爲認真，其他兩位中國老師，一爲崔子丹，天津人，一爲帥陶丕，黃梅人，均方言學堂畢業。崔老師爲文法專家，甚有教學經驗，對於一、二年級基礎德文，實爲良師。帥先生中文甚佳，他當時兼任江漢關監督及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秘書。他教繙譯課，利用中德條約及交涉公署德文公文做教材，對於以後任何外交工作，無意中奠下良好基礎。飲水思源，對於這一切合當時時代要求之母校，常懷感激之意，尤其對於恩師無涓埃之報，負疚實深。

舌人生活洋行助教

舌人是繙譯官，「周禮」稱爲象胥之官。現

代學外國文的人，除學英文者易於任教職外，其他人求職多半走到繙譯行業。外國商行成了學洋文的捷徑。予學德文開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德國在華商行尙可撐持危局，到了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德立於戰爭地位，德僑大都被遣送回國，在華商行停閉，予於一九二一年在外語專校畢業，此時中德已正式復交，在我國特別區（舊日德租界）各德國商行已逐漸復業。當時漢口之德國商行，如德華銀行、怡和、禪臣、美最時、捷成洋行均逐漸復業。予由格拉塞先生之介紹入捷成洋行爲學習員，從打字、簿記至繙譯等項工作均兼任，月薪僅二十五元，不過洋行供給宿舍一間。該行規模宏大，在該行工作年餘，漸窺國際貿易門徑。晚間教授德商華語，學生五人，每人每週兩小時，個別教授，月入共六十元，收入反較洋行爲多，亦多得練習德語機會。一年觀感，終覺非長久之計，乃改入德商彭松洋行西書部工作。該行經售戰後文學書籍，予司登記及編目工作。由此漸窺德國戰後文學發展趨勢，對於德國作家及其作品，略知輪廓。五十年後，在華岡文化大學擔任文學史教授，已預立基礎。

洋行舌人生活剛及兩年，終覺非理想出路。恰好湖北省立醫科大學成立，格拉塞先生爲德文教授，聘余爲助教，余乃欣然就職。該校有醫科克 Dr. Ernst Nauck 教授係漢堡艾彭道夫熱帶病院教授出身擔任病理學、細菌學。彼亦以繙譯工作至民國十五年暑期將及兩年，國民革命軍會師武漢，各校正值放假時期，受戰事影響停辦，予之繙譯生活，亦暫時中止。

戎馬書生武昌行營

醫大停辦期間，予寓居漢口舊德租界，時革軍總司令部參謀處正物色秘書一人，予如有意此席，彼之堂兄林薰南可以介紹，予欣然承諾。次日即持薰南先生名片往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謁代處長張元祐先生，彼詢予經歷後，即慨然接納，派予爲總司令部上尉書記官，卽日到處辦事。當時革命進展神速，予於十五年十月七日到差，武昌恰於國慶日光復。入城時，漢陽門外戰壕尙未清理，橫尸遍地，臭氣薰天。長街闊區，均未開市。予隨軍入城，進入文昌門大街前督軍署辦公。參謀處分配在西花廳。予屬作戰科，凡軍機文電均先分發該科。作戰期間，處理公文，不分晝夜，辦公桌旁置行軍床一具，作息一體。予本文人，不諳軍旅之事，到此須改着軍服，習軍旅，居然戎馬書生也。參謀處第一科辦公地點卽前督軍署之機要室。辛亥革命後之都督府檔案及蕭耀南督軍任內之檔案均在該處，尙極完整，予有機會翻閱當時重要文獻及當代名人手札。惜當時尚無國史館收集此一種資料，此部重要之開國史料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

革命軍總司令部當時設兩個行營，武昌行營

(上) 城至埠由學府

及南昌行營。武昌光復後，蔣總司令率精銳部隊攻江西，南昌克復後，即成立南昌行營。武昌行營主任由總政治主任鄧演達兼任。

時國共合作，尚未發生寧漢分裂問題。蘇俄派了一位中將級代表來漢祝捷。行營舉行隆重歡迎，外交部部長陳友仁亦到場，加倫將軍、鮑羅廷顧問均在座，予以上尉級軍佐亦得列席，第一次參加此種國宴，至感興趣。在總司令部工作至次年三月由格拉塞先生之推薦，鄧主任調我到總政部國際編譯局任少校編譯員。局長爲高一涵先生。同時任編譯者有陶希望、張資平、王開化、杜佐周、梁漢臣、黃士賓、黃秦如（白薇女士）。當時革命軍對外宣傳有德、英、法文《國民通訊》*Nationale Korrrespondenz* 每週一次，由德人 Lienhard 及 Seifert 主編，予之主要工作蒐集各報軍事資料譯成德文由德人改編，後因國共分家，期刊停辦，兩德人解聘，予乃兼任中山大學武昌分校德文講師，與總政治部脫離。民國十七年三月應張元祐先生之招，以武昌行營舊人身分赴南京軍事委員會參謀廳任上尉譯官，每日將上海字林西報及英文大陸報有關革命軍消息譯成中文供情報組參考。工作尚覺輕鬆。是年十月國府特派蔣作賓先生爲駐德公使兼駐奧公使館主事，自此脫離軍事機關，從事外交生活。

大轉變，第一，外交官生活安定，可以多見多聞。第二、隨員主事官階可以在駐在國大學進修。

第三，予之專長爲德國語文，且已具實際經驗，赴德恰能發揮所長。當時尚無外交官特考，予由蔣公使保薦，外交部令派後，即開始工作。凡庶務、會計、中德文件翻譯隨到隨辦。當時外交官待遇甚不合理，公使及一、二、三等秘書可領眷川，隨員主事，只發本人頭等川資。如帶家眷，川裝費自備。當時王正廷任部長，所發川裝各費係三個月的遠期支票，而政府命令，則須即日赴任。外交官須將遠期支票向銀行貼現，方可進行。相傳此係北京政府陋習，國府草創，尚未革除也。

蔣公使係國府在南京所派首任公使，負有宣

慰南洋華僑任務，行經馬尼刺、星加坡、蘇門達臘、棉蘭、錫蘭各島，華僑均熱烈歡迎，令人感動。在棉蘭因德輪裝載客貨，停留將及五日，由張領事步青招待於棉蘭大旅館，得以飽覽環島名勝，並參觀其私邸瑪腰第，得悉其先世曾任南洋通商大臣及荷蘭殖民地瑪腰 Major 等官職。在該地盤旋五日，有賓至如歸之樂。

蔣公使一行於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熱那亞下船改乘火車赴德。德政府對我方第一任公使入境甚爲客氣，火車行至巴色耳，換乘德政府所派花車入境。車站有德外部交際司長及東方司長、德國遠東協會會長里茲曼（退役海軍上將）Admiral Reizmann 及主任秘書林德博士 Dr. Max Line 歡迎，還有華僑協會及學會代表歡

迎，場面甚爲熱鬧。駐德使館除梁龍爲參事銜一等秘書，董德乾爲兼駐奧使館二等秘書代辦，譚葆瑞爲三等秘書外，館中原有二等秘書賡德祥博士，隨員梁穎文，主事陳柱一博士及孫用震、嵇儲慶等。此外尚有附屬之商務專員俞大維博士，其辦事處直屬軍政部，主管購買軍械及治聘德國軍事顧問事務。館中同仁以賡德祥資歷最久，他是滿人，其父親爲滿清駐德使館參事。賡博士出生於柏林，受全部德國教育，與蔡元培、王寵惠同時肄業柏林大學。他在使館由學習員升至二等秘書，重要德文文件均由其手，爲全館之總顧問。彼因不肯回國，故永遠不得升遷，老死柏林，殊爲可惜。

隨使赴德兼留學生

予離開軍事機構轉入外交界，實爲予前途一

德產科學校，此行係孤家寡人。